

彭恺夫 著

# 海风

——  
从漠河到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 海 风

——从漠河到青岛——

彭恺夫 著



NLIC2970927664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风 / 彭恺夫著.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670-0264-7

I. ①海… II. ①彭… III. ①诗词—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0054 号

-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出 版 人 杨立敏  
网 址 <http://www.ouc-press.com>  
电子信箱 [coupljz@126.com](mailto:coupljz@126.com)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传真)  
责任编辑 李建筑 电 话 0532-85902505  
印 制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20 mm×180 mm  
印 张 9  
字 数 172 千  
定 价 29.80 元

## 《海风》内容简介

本书所收集的诗词歌赋，多发表在国内各专业网站上。其中，《新兴安赋》、《滨海赋》、《青岛赋引》、《豫德铭》、《岭上行诗草》、《滨海花季》、《崂山谣》等，分别列名人民网/文苑精粹、中国辞赋网和光明网相应栏目的精华。作者深情地讴歌了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地处祖国极北的大兴安岭边疆林区和青岛黄海之滨所带来的新风貌、新气象。

此外，收集了作者近年发表的文学评论等多篇。

## 序

田建国

看了恺夫同志的这本书,觉得很有感触。

恺夫同志当年是搞数学的,因为工作需要,组织上安排他长期从事经济和金融工作。他所撰写的专业性论文,先后获得过 12 个地市级以上的奖项,另获得过中国爱德基金会为边疆地区科技人员颁发的“建功立业”一等奖。而几位做实际工作的朋友,更为他感到欣喜的,是他在业余时间还写出了那么多的诗词歌赋及美文等。我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他在国家各级报刊陆续发表有《森林之波》、《诗之居》、《湘赣粤之旅》、《樱花新韵》等多篇诗文,他所撰写的《新兴安赋》、《滨海赋并序》、《青岛赋引》、《豫德铭》等,更被中国辞赋网([www.zgcfw.com.cn](http://www.zgcfw.com.cn))、光明网([www.gmw.cn](http://www.gmw.cn))等列为精华,后又发表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文苑精粹([www.cpcnews.cn](http://www.cpcnews.cn))上。

读恺夫同志的诗文,直观上的感受,是有真情,舒展,壮阔,字里行间常常激荡着一股大丈夫气。比如,他在《诗之韵——啊,诗!》中写道:“诗是珠峰之巅的天风/诗是大洋无际的微茫/诗是长江雪浪的白雾/诗是五洲风云的回响/诗是草原放歌的长调/诗是风吹稻花

的芬芳。”正如一位诗友所说，喜欢他“作品中的大气、豪迈，读后有痛快淋漓之感”。再比如，他在《魅力诗七章》中写道：“魅力——/是诗境/是夏夜的皓月/是飘逸的馨香/是流韵的颤音/是梦幻的琼浆/是强力的磁吸/是幽隐的宝藏/……这里，联想到诗境、健美、大海、高山、长河、娇美、诗情等，有较大范围的展开。可以说，魅力对于普通人是一种近乎神秘的吸引力。内涵深沉，外观神奇，意韵悠长。其令人悦目、心仪、向往，甚或是一种折服，并不好写。但我觉得恺夫写“魅力”有诗味，写得宽广、舒展，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和品位。而他的《青岛赋引》中的“青岛者，固为‘青云之城，庆云之岛’，然尤亦神领齐鲁之秀域，拔萃华东之名城也”，《滨海赋并序》中的“沐孺子，泽当时；裕后昆，惠百世”，则更堪为名句。

从内容上不难看出，恺夫同志做人和写作的一个特点，是他热爱工作，热爱事业，更以自己的深情、真情，热爱着自己的家乡和工作所在的属地。他在大兴安岭高寒林区工作，写大兴安岭，而当他来到沿海开放城市青岛，就写青岛。他的《新兴安赋》、《青岛赋引》、《滨海赋并序》等，在大兴安林区和青岛市，以及他所在的工作单位等，都得到一致好评。

可以看出，恺夫同志是一个重感情、讲信义的人，是一个具有强烈的事业心的人，站在有使命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行列。这里需要指出的，事业和职业是有本质区别的。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

事业,但事业不等于职业,职业仅仅是谋生手段,是饭碗。事业有两个标准:第一,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不是因为利益,没有利益也愿做,就因为喜欢;第二,由于从事这项事业,让人生价值得到体现。

从学业到职业,是人的社会身份的转变;从职业到事业,则是人的精神境界的转变。职业是社会分工,事业是自我实现;职业是功利的,事业是主动的;职业是一时的,事业是终身的;职业是机械的,事业是创造的。恺夫同志把本职工作作为终身奋斗的事业,才会激发工作冲动,激发创作激情,享受工作快乐,享受创作幸福。

我看过辞赋界同仁对恺夫及其作品的评论。其中,中国辞赋家协会和中国辞赋网主要负责人、南昌滕王阁辞赋研究所所长、我国著名辞赋家张友茂(笔名:下府岸人)先生的评介尤为专业,引人注目。他说:“彭恺夫教授,著名辞赋家,自2005年始就与诸赋人活跃于中国赋坛”;其“辞文至哲,裁兴晓谕之藻;赋述采掇,若刊谟训之教。诗赋与文评笔力俱胜”。张先生更溢美有加,如“老先生的赋文,若陈造化物象,大纲开廓,承先古之风迹”,“吾曾读过彭恺夫教授的一些赋文,缕析名理,比况物类,皆深谙赋之格体之势要。犹对老先生的文评与事论,印记深刻!随所作状,高远深大,发端置辞,量事文之。其所表启叙义,皆不施委说,论其事使其理,言之切切。虽有时有语不合某者所欲,其文其评其论,凡出语则至笃至直至真,每每皆善言之淳淳

也！吾曰：文品肇于人品，看世斟酌欲行，终归具文人品德之然也。”

另外，该网站总编辑钟阳（笔名：兰亭逸士）评论《青岛赋引》说：“文笔挥洒自如，把青岛风物写得惟妙传神。诚为大家里手。”辞赋版主李靖（笔名：楚北散人）评论《滨海赋并序》说：“典雅堂皇，用词翻新，流畅华丽，实为难得之佳作也！”

我认为，上面这些辞赋界同仁的评论是中肯的，是符合实际的。

希望并祝愿恺夫同志写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2012-03-26

注：田建国，教授，中国海洋大学和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委，中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 自序

### ——关于“诗”的思考

1946年初，我出生在鲁豫交界处的一个乡村。向东三五百米是黄河，渡过黄河，就是连绵起伏的山东丘陵和鱼米水乡的东平湖区。我出生的时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春天，也就是人民解放战争的前夜。

我应该是很幸运的了。因为当我有记忆的时候，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岁月，而这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结束了百年战乱，重建、复兴和走向国家繁荣富强的年代。我常想，作为自然界的个体和社会的一个普通成员，能生长、生活在和平的阳光下，比起那些曾经拼搏在炮火连天的战乱之中的前辈，比起世界上那些至今仍然挣扎在流离失所和饥寒交迫之中的人，我实在是幸运得很。

我的少年时代，那时候的黄河，看起来比现在要宽很多，河面上到处航行着挂满白帆的木船。摆渡的船，是没有帆的。搞运输的木帆船，小的挂着一个帆，大船则多挂着三个帆。船在河中顺行如流，映衬着两岸的青山、田野、村镇，就好像一幅幅入目而来的游走着的美丽的画卷，洋溢着诗情，令人感奋和联想。

向上游逆行的船，必须有纤夫们拉纤。小的船，要

有两三个人拉纤，大船则常有十几个人或更多。夏天的月夜，黄河纤夫的号子声，一路传来，听起来是那么的高亢、辽远、悠长，拨动着我的心弦，在我那时候幼小心灵的深处激荡起一片片涟漪。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倒是一直没有见过“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岸上走”那种爱的浪漫。那也许是因为黄河里的风浪太大，河面又宽，而纤夫们的生活又多很艰辛、劳累，难得有女孩子会去冒那个险，更没有那种心情的缘故。

我想，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在我的心底里，深深地埋下了一颗文学和“诗”的种子。

1956年秋天，也许是“命运之神”的手，指引我莫名其妙地向一位同村的田姓小伙伴，借了一张当时的初级小学的四年级毕业证书，使我得以幸运地“跳”了一级，竟然从三年级考入了家乡的夹河区高级小学——我至今一直热爱、留恋和向往着的，那所充满着孩子们的欢乐和朗朗笑声的学校。它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记得那所高级小学教语文的老师姓郭，年轻，英俊潇洒，很有朝气和文采。就是这位郭老师，给了我极好的文学的启蒙教育，在我生命的里程里，培育了我早期的文学和“诗”的根基。从小学到大学，我的语文课，历来是我各门功课中的优势课，所谓“强项”。可以说，这些都起源于我早年在那所小学里所受到的良好教育和关爱。

故乡,故乡的小学,是我所喜爱的文学和“诗”的源头。在我心灵的深处,牢牢地记忆着。我常常深情地回味着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那个洒满人文风情,到处涌动着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建设热潮,到处是阳光灿烂下的田园风光的源头。

到 60 年代初,多种原因的引导,推动我报考了黑龙江大学的数学系,接受系统的现代数学教育。大学毕业以后,我先是搞数学教学,而后由于工作需要,长期从事经济和金融学科的教学及研究。我所喜爱的文学和“诗”,看起来是愈行愈远了。但是,文学和“诗”的那种近乎神秘的力量,却仍然不断地吸引和激励着我,有时还要记下点什么。

大概是“诗有别才”罢,我的业余时间,的确常常有着许多的所谓“别才”的思考和梦幻。

下面的几段文字,是我和这种“别才”的思考相关部分的择记。在这里,我姑且把它们称作“关于‘诗’的思考”,权令为本书的自序。

### 一、关于“狭义的诗”

我赞赏“aiwosuoai52635”先生关于“诗”的观点。下面是这位颇有才气的“三级”(网站自用语)诗友关于“什么是诗”的部分答案:

诗的实质就是有节奏感的话语。很多诗都押韵,不押韵也要有节奏感、韵律感。虽然赵丽华的梨花体被大家批判,但是她写的确实是诗,因为通过断句,使

一句普通的话语具有了节奏感，它也就是诗了。

什么是诗的两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什么是使得诗和普通的话语区分开来的形式上的区别？——是节奏感。

第二个事实：并非只有好的诗，才能叫诗。

所以梨花体是诗，但不一定是好诗；所以章太炎说《百家姓》、《医方歌诀》是诗，所以打油诗也是诗，但这些都都不是好诗。

歌也具有节奏感，歌是诗吗？唱出来的是歌，不唱也具有节奏感的话语是诗。

诗是一种文学体裁，其按照一定的音节、声调和韵律的要求，用凝练的语言、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现象来高度集中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

在中国古代，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

诗生存于人类的文化传统之中，我们对于“诗”、“抒情”、“美”这样的字眼，总是保持着崇高的敬意。

人类不仅具有抒情的能力，而且具有这种需要，基于生存的需要。这样抒情诗就不仅仅是一个美学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存在论性质的问题，抒情态度成为人类的一种生存范畴。随着文明进程的发展，社会分工的产生，出现了专司诗歌的“诗人”。诗人与非诗人的分裂便产生了。

诗、诗人总是与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联系在一起的。诗人，被认为是由神灵所选中并赐予灵感的特殊而神秘的人物。

诗学关于诗,就像美学关于美一样,很难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如果你问一位诗学家“什么是诗”,就像你问一位美学家“什么是美”一样,是难以得到你满意的回答的。诗之所以难于定义,大概因为“它是太属于精神世界,太缥缈了”,而且诗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当诗的广义与狭义搅在一起时,“什么是诗”就显得更为纷纭复杂了。

海德格尔就不满于“把诗归入文学”,对“诗必在文学之中谋得其存在形式”不以为然。这不免是偏颇之论。诗是一种语言艺术,它当然应该属于文学,文学包括诗、散文和小说等,这难道还有疑问吗?不过,这里所谓的诗,只是狭义的诗。还有一种广义的诗。广义的诗就不再属于文学,不再是文学的一个分支和组成部分了。

当我们把广义的诗与狭义的诗区分开来,就可以避免许多混乱,诗的定义就开始明晰了。

还有,就是“xianliang\_hs”先生的观点——

诗是文学中的文学。

在艺术领域中,诗无所不在。

诗美是艺术美的普遍因素的最高体现。

诗歌的美也不时出现在非文学艺术的领域中,科学著作中的精美片段,甚而在人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中也散发出智慧光彩,悠游着诗的踪影。

此外——

汉代董仲舒说过“诗无达诂”的话，意谓对《诗经》没有唯一确定的理解和解释（彭注：但应该排除曲解或歪曲），因时因人而有歧义，也就是说1 000人眼中有1 000个哈姆雷特。

这个观点，我以为，也是的确的。诗是艺术，而“艺术的感情评价多模糊”，那种“境与心会”的神妙境界是艺术空白，你尽可以张开联想的双翼，自由地在自己构创的诗的境界里翱翔，而眼中的诗也因此获得了新生和永恒的艺术生命。

这里，我要说，采用排除法，我更喜欢“狭义的诗”。因为那“面”、“范围”虽然窄了许多，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记·孔子世家》）。而自《诗经》以降，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直至毛泽东、鲁迅的诗词，贺敬之、郭小川的现代诗，与各自所处的历史年代相呼应，其优秀作品之多，或灿若星河，或不绝如缕，丰富和辉耀着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这些魅力无穷的瑰宝，吸引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豪迈、昂扬地走向未来，构创、吟诵着新的诗篇，壮观着神州大地的诗词与文学的宝库。

## 二、关于“广义的诗”

“广义的诗”，放宽了人的视野，拉高了眺望的视

角,看到的是“诗”的别一番天地——是亘古及今、过去未来,是天上人间、茫茫苍宇,是极其广阔、无所不包的“艺术”的时空,也囊括了“科学”的那个奥妙无穷、渺无边际、永无穷尽的大宇宙的世界。

欣赏“广义的诗”,的确可以让人鉴赏和享受更多的自然美、人文美和灵动美,收获更加多姿多彩、美不胜收的人生乐趣。

我赞赏“漫天飞舞风思雨”先生关于“广义的诗”的观点。这位诗友关于“广义的诗”的回答,似乎更简洁,更广博、凝练,有韵味——

——广义的诗,是一切艺术(包括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通称,是自然美、艺术美和人生美的代名词,是人类观照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的灵魂逃逸现实后的栖息方式。

作为艺术的通称,我们可以说,一切艺术都是诗:

音乐是在时间坐标上流动的诗;

绘画、雕塑是二维或三维空间里的具象的诗;

建筑是对空间进行格式化的诗;

舞蹈是人的形体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一同展开的诗;

散文、小说是无韵的诗(试读《庄子》和《红楼梦》);

司马迁的《史记》也被誉为“无韵之《离骚》”;

世界几大宗教的经典文献如《圣经》、《古兰经》及佛教经典,也不妨说都是诗;还有天文学、地学、数学、

生物学……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实际上是文艺理论，是艺术哲学。

作为自然美的代名词，蓝天白云是诗，山水田园是诗，莺歌燕舞是诗，桃红柳绿是诗，海上明月是诗，大漠孤烟是诗，枯藤老树昏鸦是诗，小桥流水人家是诗，东南西北是诗，春夏秋冬是诗，天籁是诗，人体也是诗……

作为艺术美的代名词，旋律是诗，色彩是诗，线条是诗，结构是诗，雄浑激越是诗，轻灵优雅是诗，壮丽崇高是诗，恬静闲适也是诗……

作为人生美的代名词，青春是诗，爱情是诗，事业是诗，理想是诗，天真是诗，智慧是诗，守望是诗，淡泊是诗，入世出世皆可为诗……

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以用诗来形容：诗一般的风景，诗一般的国度，诗一般的语言，诗一般的年华，诗一般的时代……

诗的意义还在于，它是人类观照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

但是我要说，“广义的诗”只是在审美的或美学的意义上拥抱着“狭义的诗”的情怀，展示，甚或张扬着创造者对于“美”的情景、寄托和意韵的构想。它们都是在各自所属的行业、部门或领域，拥抱着自己的专业和载体，而这完全不同于“狭义的诗”的纯文字、纯语言艺



术的特征。

广义的诗,在所属的世界里各自处于巅峰的位置上。而狭义的诗“是文学中的文学”,或即文学的皇冠。这很像数论在数学里的分量。

### 三、守护“狭义的诗”

“广义的诗”虽然博大而富有,但我更倾向于守护“狭义的诗”。因为虽然人们尽可以把“诗”的意蕴,延长到“科学”的世界里,但“诗”的故乡、根基和龙脉是文学。即令诗也要改革、开放,到底还是必须首先,并且永远地有所继承,有所守护,有所耕耘,只有这样,“诗”才能够更好地丰富、壮大和发展。

关于怎样学习作诗,从古体诗的角度看,我觉得,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林黛玉和香菱的对话,作过一段生动、精彩,且极富情趣的解说——

香菱因笑道:“我这一进来了,也得空儿,好歹教给我作诗,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笑道:“既要学作诗,你就拜我为师。我虽不通,大略也还教得起你。”香菱笑道:“果然这样,我就拜你为师。你可不许腻烦的。”黛玉道:“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又有对的极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